

楔 子

津城，是最靠近出海口的城鎮，從城中最熱鬧的梧桐巷往右拐，再走個一刻鐘，便可看到貫穿津城的大運河。這條運河出了津城後，北行順流入海，往南則是通過京城，連結至南方各城鎮，因此津城是朝廷海外貿易的樞紐，也是入京的重要路線之一，運河旁大大小小的造船廠林立，百家爭鳴。

兩排的楊柳搖曳，風光明媚，但今日穿梭於運河上的船隻並不多，走在路上的行人也稀稀落落，一向在這裡擺攤的商販們也一個都不見，對比平時的繁榮無比，是少有的景觀。

而這全因為斜掛天邊，那一抹紅得妖異的殘陽。

這裡的人都知道，天現紅日是暴風雨的徵兆，雖說有時候不是那麼準確，但沒人想和老天爺去賭運氣。

不一會兒，拂過河面的輕風開始變強，一些還留在外頭的人紛紛加快了腳步，想趕在天氣變得更糟之前快快回家。

在夕陽落下前的最後一刻，一聲驚天之雷響起，接著天上乾脆的潑下了一大桶水，讓整個津城的空氣在這瞬間變得凝重沉悶起來，那嘩啦不絕的雨聲更是擾人心扉。

天，很快的暗了。

然而在黑漆漆的運河上，不知道什麼時候突兀地出現了一艘船，在狂風暴雨中平穩地航行著，明明不大的船身，卻給人大氣磅礴之感，像是雨中的霸主。

若有懂門道的人見到了這艘船，必然會瞬間明瞭為什麼此船可以在如此惡劣的天氣中安全航行。

因為這艘船出自津城裡堪稱造船大師溫重光的手。

溫家是造船世家，在津城裡擁有最大的造船工廠，數百年來的家傳技術原就名聞遐邇，到了這一代家主溫重光手上更是發揚光大，所造之船堅固耐用，因此五湖四海都有人來請溫重光造船。

如果溫家的手藝能這麼持續下去，總有一天會成為造船界的傳奇，每個人也都相信未來的造船宗師必定出自溫家，可惜溫重光的獨子溫子然卻對家業毫無興趣，反而熱中讀書求取功名。

但凡看過溫子然的人，第一印象都是風度翩翩、溫文儒雅……等等的讚美。他外貌俊雅，又十分注重儀態，身上永遠是一襲白色士子服，手上一把摺扇將他文質彬彬的氣質表露無遺，可是再多打聽一些關於他的傳聞，那些驚嘆往往都會化為同情，甚至是有些質疑。

溫子然放著造船的家傳手藝不學，固執地天天抱著書本猛啃，如果真讓他考上功名倒也罷了，偏偏他屢試不第，到今年都二十五歲了，大好時光全蹉跎在之乎者也上。

他之所以這般堅持，乃是因為其父溫重光曾在多年前蒙受皇帝召見，卻被一眾文官給瞧不起，溫重光不滿，當場與那些人發生了爭執，最後憤而離宮，再也不提入京一事。

當時年紀還小的溫子然作為繼承人跟著父親一同進宮，將這一幕深深的印在了心裡，他決定要考取功名，讓那些狗眼看人低的傢伙知道厲害，替父親出口氣。自此開始

了他長達十餘年的苦讀生涯，不管什麼樣的勸諫辱罵到了他耳中，都會自動轉化為讀書的動力。

或許有人會認為有志向是好事，但熬了這麼多年都沒考上，可見溫子然才能不足，其實不然。

當年那些譏笑溫重光的文官如今都已是手握大權的朝廷重臣，他們輾轉得知溫子然的想法，於是利用自己的權力，硬是剝奪了溫子然及第的資格，藉此挫挫他的銳氣，不過溫子然不放棄，溫重光不知道罵了他多少次，親朋好友勸得喉嚨都乾了，他仍義無反顧地一頭扎進書本中。

這一夜他依舊手不釋卷，在微弱的燈光下孜孜不倦，因為他怕吵，他的書房獨立出來，遠遠的設在後門旁。

若在平時，溫子然肯定很享受伴著雨聲讀書的詩情畫意，但他今晚總覺得心神不寧，嘩啦啦的雨聲惹人心煩。

突然，他的房門被人粗魯的踢開。

「書呆子！還看什麼書，快跟我走！」

那是個二八年華、面容嬌俏的少女，若不是渾身淋得半濕，頭髮貼在臉上遮去了大半個臉，必能看出她靈動的雙眼及那嬌嫩的臉蛋。

「應歡歡，妳又發什麼瘋？」溫子然無奈地用眼角餘光瞥了她一眼，努力想專注到手上的書卷之中。

應歡歡是溫子然的青梅竹馬，她的父親應仁蔚是工部水部司派任津城的主事，管的正是船政方面的業務，雖然只有正六品，不算什麼位極人臣的大官，但應歡歡好歹也是官家女兒，溫子然對她的態度按理說十分不恰當。

然而因為溫重光在造船界的地位很高，應仁蔚對其相當禮遇，兩家僅僅一牆之隔，雙方兒女從小一起長大，彼此之間自然熟稔到不行，也就沒有什麼好客氣的了。

但今天應歡歡顯然沒心情和他抬槓，她只是一股腦衝了進來，抓著他的手便要往外走，後頭還跟著兩個神情緊張的護衛。「你家都出大事了，你還躲在這裡讀書？快跟我走！」

「妳在說什麼？」溫子然聽得一頭霧水。

「你……你家遭人打劫了，那些匪徒與你家的護院正在前院纏鬥著呢！我爹已經讓我們府上的護衛過去支援了，你快跟我走，到我家躲一躲。」應歡歡硬是拉著他，若非她今日恰巧送點心過來給溫子然，還不知道溫家發生了這麼大的事。

由於雨勢太大，前院的聲響傳不到後門這裡，她連忙回府向父親求救，並派人通報官府，再喚來自家護衛，隨她從後門一道過來溫子然的書房，至少先護著他離開。

溫子然的母親早逝，溫重光並未再娶，偌大的溫家只有溫家父子及一些奴僕，就算是護院也只有小貓兩三隻，也不知道那些匪徒圖的是什麼。

聞言，溫子然臉色大變，立刻想去看看，卻被應歡歡拉住不放。

「你別過去，前面很危險！」

「妳放開我！如果真的有人闖進來，說明我父親遭遇危險……」

「官兵很快就來了，你又不會武功，就不要去添亂了……」應歡歡苦口婆心地勸道。

她的話還沒說完，只見前院的方向冒出熊熊火光，滂沱大雨也無法澆熄。

「我一定要過去！」溫子然話音剛落，就覺得後腦杓一痛，眼前一黑，整個人昏了過去。

應歡歡將手上破了一半的花瓶扔到一旁，臉色凝重地吩咐兩個護衛，「快幫我將他拖回府裡！」

溫子然醒了過來，他皺了皺眉頭，坐起身來，發現自己躺在一張乾淨柔軟的床鋪上，身上的衣服還濕著，而應歡歡則是背對著他站在窗口，不時的踮腳張望，不知道在看什麼。

感受著後腦杓的痛楚，溫子然赫然想起自己似乎是被應歡歡打昏的，而她打昏自己的原因.....

他猛地站起身，腦袋不由一陣暈眩，但他管不了那麼多，一個箭步往門口衝，接著奪門而出。

應歡歡沒料到他一下子就醒了，嚇了一大跳，愣了一會兒才拔腿追了上去。「書呆子，你別跑！你家還鬧騰著呢.....」

然而就在這轉瞬間，溫子然早就衝出了老遠，她只能追在他後頭，絲毫沒有想到這樣做等於讓自己陷入危險之中。

當溫子然回到府裡，衝進大廳，就見一群兇神惡煞的黑衣人正在與自家及應家的護衛廝殺，而他父親溫重光被其中一人扛在肩上，生死不知。

「爹！」溫子然大叫一聲，二話不說衝了過去，徒手就想救下人來。「放開我爹！」

那名扛著溫重光的黑衣人見到了溫子然，獰獰地笑了起來。「原來溫重光的兒子是個白痴，居然自己跑來送死？」

他邊說邊一腳踢了過去，溫子然立刻被踢飛，滾到了一旁，恰好被後面追上的應歡歡扶住。

「書呆子，你快走！這裡很危險！」應歡歡拉著他的衣服。

「我要救我爹！」溫子然揮開了她的手。

被溫子然推開的應歡歡被門檻一絆，跌出了門外，溫子然不怕死的又衝向了扛著溫重光的黑衣人。

那黑衣人自然是又給他來了一記，似乎覺得很好玩似的，將溫子然像球一般踢來踢去，還戲謔地笑著。

溫子然一次一次的衝上去，卻一次一次的被踢得滿頭包，整個人鼻青臉腫，身上沾滿了血，就在他又一次被踢飛，撞到梁柱滑了下來，掙扎著想起身時，抬起頭卻見到一張帶著刀疤的臉冰冷地看著他。

「玩夠了，也該辦正事了。」刀疤臉說完，突然舉起了手，手上拎著的赫然是一臉痛楚的應歡歡。

「這女孩兒陪你一起來送死，也算是有情有義了。」刀疤臉冷冷地笑了起來，那笑容既殘酷又兇狠。

「溫子然……快走……」應歡歡脖子被緊緊掐住，呼吸都不順暢了，仍一心擔憂溫子然的生死。

在這一瞬間，溫子然猛然醒悟自己做錯了，因為他的衝動，他連累了應歡歡一同落入險境！

「你放開她！」溫子然悲憤地叫著，看著應歡歡痛苦的表情，心無端的痛了起來，可憐他渾身癱軟在地，再也沒有力氣爬起來。

「我本來也不想多造殺孽，我要的只有溫重光一人。可是你這蠢蛋自己送上門來也就算了，還帶著一個女孩兒，不殺個人還真對不起你。」刀疤男笑得更歡暢了，有了溫子然這個人質，他能更方便地控制溫重光。

於是，他將應歡歡丟到溫子然的旁邊，接著在溫子然目眴盡裂的神情下，一刀捅入應歡歡那纖細嬌柔的身子。

應歡歡悶哼一聲，只覺得一陣劇痛，像是有什麼被扯離了身體，她眼前一片模糊，卻還努力地轉過頭看向溫子然。

她……她偷偷的愛了他那麼多年……即使他是個書呆子，即使他笨得不知道她的情意，但她就是放不下他……

「書呆子……快逃……」氣若游絲地吐出最後一句話，應歡歡閉上眼，香消玉殞。

「不！」溫子然簡直快瘋了，不敢相信應歡歡就這麼死了。

他還記得她的一顰一笑，記得她老愛兇巴巴的管東管西，可是只要有好東西，一定會第一個拿過來與他分享，甚至不久前還拚命的想救他……

他不知道自己胸口那種像是心臟被絞碎的痛是什麼，他屢試不第，夢想一次次被摧毀時心都沒有這麼疼，他受不了這種痛，真的快受不了了……

突然間，溫子然不知道哪裡生出來的力氣，居然奇蹟般地站了起來，順手撿起地上的刀，就向刀疤男衝了過去。

刀疤男雖沒料到他還有餘力，但反應卻一點也不慢，本能的奪下了溫子然手上的刀，反手一送。

溫子然雙眼暴睂，軟綿綿地倒了下去，正巧撞倒了供桌，祖宗牌位就這麼落在了他身上，染上了他的鮮血。

在他彌留之際，只聽到那刀疤男冰冷地說道：「本來沒有想殺你的，留著你還能用來威脅溫重光，可既然你一心求死，老子就送你上路！記住，殺你的是北海的海盜王。」

第 1 章

呻吟了一聲，溫子然幽幽轉醒，感受著後腦杓的疼痛，他有些迷糊，自己這是怎麼了？發生了什麼事？

當迷濛的眼終於能看清四周時，他發現自己坐在一張乾淨柔軟、還帶著些許芳香的床鋪上，被褥的花樣似曾相識，似乎不久前才看過。

他慢慢地抬起頭，發現窗前那抹窈窕的背影，正踏著腳尖不知在張望什麼，而耳邊傳來的仍是嘩啦啦的雨聲，只是雨勢漸緩，聽起來沒有先前那般駭人了……

等等，這是怎麼回事？！

溫子然驚疑不定，他記得自己執意回家救人，遇到了那個自稱北海海盜王的刀疤臉大漢，害得應歡歡身亡，而自己也因一時意氣想報復，自不量力的死在了海盜王手上……

溫子然顧不得自己身上的不適，直衝到應歡歡身旁，抓住她的手臂，有些驚訝地道：「妳沒死？」

應歡歡想遍了千百句他醒過來後可能會說的話，就是沒料到這一句，傻眼之餘，柳眉不由皺了起來。「死你的頭！你很希望我死嗎？」

「妳不是被那個什麼海盜王一刀殺了……」他的目光順勢下移，卻見她只是衣服有些濕，身上卻沒有任何刀傷。

他又猛然想起自己應該渾身是傷，胸口也該有致命的一刀才是，怎麼除了後腦杓有點痛之外，全身上下並沒有什麼不適？

「……我怎麼了？」溫子然震驚了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發生了什麼事，只能傻傻地問。

應歡歡有些歉疚地道：「有匪徒闖入你家，因為你太固執，我只好打量你將你救出來，我家的護衛已經過去幫忙了，也已經報官，應該很快就有結果了……」

溫子然心頭一沉，想到了一個可能性——難道他莫名其妙地回到了應歡歡將他打昏之後，甦醒的那一刻？

也就是說，時間倒流讓他撿回了一條命？

他相信之前與海盜經歷的那些搏鬥都是真的，絕不會是南柯一夢，因為那種痛楚是那麼尖銳，被殺死的憤怒及恐懼是那麼真實。

但是這怎麼可能呢？溫子然腦袋一片混亂，有些慌地看著應歡歡，可是眼前的一切告訴他，他的的確確才剛醒來，甚至應歡歡還不著痕跡地站到了門前，擋住了他的去路。

「書呆子，你千萬不要衝動地跑回去。我知道你很擔心溫伯父，但是你去也只是送死而已……」應歡歡一臉難過地勸著他，不著痕跡地站到了門前，擋住了他的去路。

要是重生前，溫子然一定會粗魯的推開她，無論如何都要回去，但經歷了一次死亡，知道魯莽行事會有什麼下場，他很快冷靜下來。

他可以死，可是只要他再去送死，她同樣會陪著他犧牲，他絕對不要再看到她死在自己面前。

「我不會衝動的，妳放心。」溫子然神情凝重地望向窗外，任自責與愧疚鞭笞自己。

他讀了許多聖賢書，書中教他各種忠孝節義，教他現在應該不顧一切去救父親，他照著做了，結果呢？他不會再傻了。

溫子然異常冷靜地說道：「來襲的是海盜，他們要的是我父親，並不會傷害他，但我們過去可就死定了，自然得留著自己的性命，才能想辦法救我爹。」

應歡歡好像看到了另外一個人似的，訝異地望著他。「這真不像你會說的話，我還想著如果你硬要回去，大不了我陪你過去拚一拚。」

溫子然本來的心情十分凝重，卻因為她這句話而平復了不少，雖然他仍是笑不出來。

「不過你怎麼知道那些匪徒是海盜？」應歡歡眨眨眼，她只知道有人闖入溫家，卻不知道對方的身分呢！

溫子然不語，他心中有八成的把握，自己是從那個悲慘的結局重生了，這次他絕對不會辜負上天給他的機會，一定會救出父親！

才這麼想著，他突然發現一樣東西由胸袋中掉了出來，他低頭一看，竟是他們溫家的祖宗牌位。

溫子然的心中一緊，現在他肯定自己是重生了，祖宗牌位一向擺在溫家正廳的供桌上，不可能會出現在他身上，而他重生前最後的印象，就是自己不慎撞到供桌，牌位掉到他的身上……

應歡歡看著溫家的祖宗牌位，不由驚嘆地說道：「書呆子，你也未免太飲水思源了？你平時都隨身攜帶祖宗牌位的嗎？這簡直是防身自衛最佳利器，突然砍你一刀都不會死，看來我砸你的頭還真是砸對了，不然怎麼撂得倒你……！」

這要他怎麼解釋？溫子然連苦笑的力氣都沒有了，他俯下身欲拾起，卻在碰到牌位時，腦子裡瞬間被灌入了大量的訊息，令他一陣昏厥，差點連站都站不穩，幸好一旁的應歡歡連忙拉住他。

「書呆子，你怎麼了？該不會腦子被我砸壞了吧？」她緊張地問。

「沒有。」溫子然搖了搖頭，微閉上眼緩和一下方才的衝擊，卻赫然發現自己的腦海中出現了一個名叫「造船宗師系統」的東西。

什麼叫系統他並沒有聽過，但造船宗師他就明白了，那是他爹努力了大半輩子也達不到的境界。

當他將注意力放在那個造船宗師系統上時，系統居然主動向他說起話來，讓他當下明白自己無意間由祖宗牌位之中獲得的，究竟是多麼重要的東西——

「造船宗師系統由溫家代代相傳，只有具造船天賦者方可啟動。本系統分為六個階段，階段越高難度越深，依次學習精進造船手藝，只有在該階段達到了大成，才能開啟下個階段，學到更高深的技術傳承，最終成為造船宗師！」

溫子然眼睛一亮，也就是說，只要他努力學習，便有成為造船宗師的一天？

他方才還在思索，那群海盜擄走父親，為的應該就是父親的造船手藝，所以父親的生命暫時無礙，可他該用什麼方法才能救回父親？而這個造船宗師系統就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答案。

在這一刻，溫子然下定了決心，他要接下溫家的祖業，他要用自己的技術打垮那些海盜，助父親脫困，更要讓父親以他為榮！

過去十幾個年頭對於求取功名的堅持變得一點也不重要了，他想通了，想替父親爭一口氣，不一定要由讀書這一點切入，年年應試被打壓，他也該看清這是條死胡同了。

如果他能撐起家業並發揚光大，讓那些傲氣十足的文官不得不因他的技藝而對他低頭，那才是父親最大的安慰。

於是她更專注在這個造船系統上，發現這個系統的第一階段已經無條件開啟了，裡頭是教他如何使用造船工具，包含了槌、刨、鑿、鉆、錐、釘、斧、尺、繩……等等，用這些工具如何榫接？如何打洞？如何釘合？如何密封？各種手藝令他目不暇給。

他這才發現，自己先前真的小看了造船這門技術，以前看父親在家裡敲敲打打，他總覺得那是粗俗人的工作，現在才知道那些動作一個個都是智慧與經驗累積起來的，自己外行看內行，無異於坐井觀天，自以為是。

但即使是如此複雜與困難，溫子然的意志也沒有被打垮，反而更堅決了信心。以前他為了求取功名，可以十幾年埋首苦讀，他如今立志鑽研造船技藝，也絕對不會輕言放棄。

於是她一臉沉著地轉向了應歡歡。

「歡歡，我決定接下家業，我發誓一定要救回父親！」

在風停雨歇的那一刻，溫家的變故也隨之平息，溫子然與應歡歡來到了被砸得亂七八糟的正廳裡，默然不語。

由於溫家並不是什麼沒沒無聞的小戶，溫重光被擄走也不是小事，所以知府立刻追查，並派了師爺來到溫家解釋一切。

「據本府查證，擄走溫大師的是北海的海盜。他們趁著雨夜，運河無船時，盜了你們家所造的船駛入港內……依著昨夜的狂風暴雨，也只有溫家的船還開得了。據聞北海的海盜似乎有意擴展地盤，擄走溫大師應該是憑依著溫大師的手藝，替他們改造海盜船……」

經過師爺的解說，確認溫重光的安危便如溫子然先前判斷的那樣暫時無虞，溫子然真正鬆了口氣，謝過師爺之後送走官府的人。

應歡歡一直看著溫子然沉著的與官府的人應對，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「你好像有點不一樣了？」她在她身邊轉來轉去，左看右看。

依照這傢伙過去的性情，應該跟衙門的人據理力爭，然後搬出所有相關的律法，追究衙門卸責及夜巡不力的責任才對，他卻表現得如此冷靜，倒有些令她刮目相看。

溫子然搖了搖頭，都是死過一次的人了，還有什麼不能鎮定的？

「這個結果我早就知道了，我接下來應該把力氣放在怎麼救出我的父親，而不是無謂的意氣上。」

說到這個，應歡歡更是狐疑了。「你都還沒告訴我，你到底怎麼知道來襲的是海盜？」

「推測的。」溫子然隨口搪塞，總不能承認是自己被宰掉前聽對方親口說的吧？「我讀了那麼多書，不是讀假的。」

「這你都能推測得出來？」不是應歡歡要鄙夷他，這書呆子讀的都是死書，從不知活用。「我還比較相信你是腦子被我打壞，莫名其妙開竅了。」

其實若沒有她那麼一敲，後面的事情也不會發生，他還真不會重生開竅。溫子然苦笑著想。

「總之，我決定接下家業，用祖傳的技術救出我的父親。我要整個溫家，以後都以我為榮！」

他發下豪語，雙目放光，讓應歡歡看得心頭小鹿亂撞，心動不已。然而她認識他也不是一天兩天了，大話好說，可是他真的做得到嗎？

「那你要從哪裡開始？」她忍不住問。

「呃.....我也不知道。」溫子然腦子裡有著許多造船系統第一階段的知識，但需要時間吸收，所以一時之間也是一籌莫展。

「你曾經跟著溫伯父造過船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你懂多少造船的技術？」

「完全不懂。」

「你對自家的造船廠了解多少？」

「一點都不了解。」

應歡歡幾乎是瞪他了。「那你知不知道你家的造船廠在哪裡？」

溫子然一愣，最後搖了搖頭。「不知道。」

應歡歡傻眼，居然對家裡的祖業一無所知，她還真服了他。

「我要是你父親，一定很想宰了你。」應歡歡瞇著眼，老實說道。

「如果可以的話，我倒希望他能出現在我面前宰了我。」溫子然嘆了口氣，直視著她。「你或許認為我在吹牛，但事關我父親的性命，我不可能再像以前嚷嚷說要考狀元般那麼幼稚，這一次，我是認真的，我不僅要救出父親，還要成為造船宗師！」

你哪一次不是認真的？說要考個狀元還認真了十幾年呢！應歡歡很想駁斥他，但見他臉上是前所未有的凝重及堅決，令她把這番冰冷的話全吞回了肚子裡。

「你果然是腦子被我打壞了，我不想負責都不行。」應歡歡沒好氣地瞪了他一眼，先一步走出溫家的大廳。「走吧！」

「去哪裡？」溫子然不解。

應歡歡回過頭，朝著他嫣然一笑。「帶你去溫家造船廠啊，你這未來的造船宗師！」

她的笑容令溫子然心頭不由一跳，本能的隨著她出了門，神魂都被勾了去。

這丫頭雖然每次都對他很不客氣，愛管閒事又兇巴巴，但他必須老實說，她真的很夠朋友、很講義氣。

他.....真的很慶幸有她站在身旁。

雖然溫家的造船廠毫髮無傷，但溫重光被擄，受到衝擊是免不了的。按理說，溫子然身為溫重光的兒子，第一時間來安撫那些工匠是應該的，如果情勢運用的好，說不定還能得到同仇敵愾的效果，可惜情況似乎不是那樣。

當溫子然與應歡歡來到造船廠，廠裡早就接到了消息，不出意料的陷入了混亂，而這種混亂在溫子然說出來意時達到了極點—

「憑什麼他這位大少爺說想接下家業，咱們就得聽他的？平時也沒見他管過事，現在溫大師不見，就巴巴兒的來檢好處了？」

「聽說這傢伙一心想求取功名不是嗎？那去讀書就好啦！瞧不起咱們這種低三下四的做工人，還踏進造船廠裡做什麼？」

「就是嘛！老子寧可不幹了，也不受這種蠢材指揮，傳出去豈不笑掉別人的大牙，到時老子還要不要在造船界混？」

尖銳的批評從四面八方灌進了溫子然的耳中，要是以前的他，早就拿著書中的道理與他們辯個分明了，然而現在他自己知道了自己當初的無理及幼稚，如今招致批評也是自找的，怨不得人。

溫家造船廠在少了溫重光後，負責撐住場面的是一名老師傅，眾人都尊稱他一聲胡老，胡老做事認真負責，手藝也算精湛，是除了溫重光之外造船廠裡的第二把交椅，他在聽到溫子然的說辭後也不由得慍怒。

「小子，你說你想接下家業，我只問你憑什麼？」即使是老友之子，胡老說話也毫不客氣。「憑你是老溫的兒子？我告訴你，會進來溫家造船廠做事的都是仰慕老溫的手藝，可不是貪圖你溫家什麼，你要拿溫重光的兒子這個名頭來壓人，我老胡告訴你，門都沒有！」

胡老很清楚溫重光是多麼憤慨又無奈自家兒子不願接棒，寧可去作那不切實際的狀元夢，原本胡老也勸過溫重光，兒孫自有兒孫福，但在溫子然屢試不第，又不肯聽勸後，他也看不下去了，覺得溫子然冥頑不靈。

這回溫子然的出現無疑是踩著胡老的底線，令胡老把對溫子然的不滿一次全都發洩出來。

溫子然怎會不知道造船廠裡的人是如何看他？在來之前，他早就做好了心理準備，這些辱罵都被他視為一種磨鍊，如果連這都擋不過，還遑論什麼成功？

「胡老，我所謂的接下家業，並不是想藉著溫重光兒子的名頭來作威作福、拿取好處，我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救出我爹。」溫子然語重心長地道出他的目的。

「救出你爹？」胡老一聽，原本嚴厲的語氣微微放緩。

「是。」溫子然知道廠裡的人都認為這是官府的事，但海盜在海上行蹤不定，要捉拿簡直難如登天，不如靠自己。「海盜要的就是我爹的造船手藝。只要我能青出於藍，造出更好的船，一定能打垮那些海盜的船隊，救出我爹！」

每個人聽了都不由翻個白眼，其中一位名叫小白的新進工匠一向崇拜溫重光，對不尊重、不珍惜溫大師手藝的溫子然十分瞧不起，所說的話自然最不中聽。

「果然是個傻蛋，以為造船那麼容易嗎？」

其他人也附和起小白—

「就是，用說的誰不會？我也可以說我如果能擊退南蠻，明天就變成征南大將軍啊！」

「沒錯沒錯，也不秤秤自己幾斤幾兩重。」

溫子然沒有在意那些譏諷之語，他只是堅定地望著胡老。

「胡老，我知道我以前的所做所為讓人很瞧不起。不過亡羊補牢猶未晚矣，如今我希望能在廠裡學習，和大家一起努力，好早日救出我父親，為了這個目的，什麼我都可以忍，什麼苦我都可以吃，請您幫我！請大家幫我！」他退了一步，向所有人行禮。

不管是什麼樣的嘲諷，什麼樣的咒罵，他一概承受，只要能讓他學習造船，他便有自信能夠達成夢想。

他的底氣來自於腦海裡那個祖傳的造船宗師系統，有了這如同作弊一般的系統，再加上父親的造船廠，以及一班有經驗的老手，他要再不成功，那乾脆一頭撞死算了。

而他的誠意終於讓那些一直抱著看好戲心態的工匠們閉上了嘴。換成是他們，受到這麼大的侮辱早就掉頭走人了，況且說到底這座造船廠是溫家的，溫子然若真的要接管造船廠，他們除了咒罵幾句，還真不能做什麼。

但是這些惡言惡語溫子然都忍了下來，如果不是真的很想學習、很有決心，那何必忍？何必問？

「這大少爺好像玩真的？」其中一名工匠搔著下巴，戲謔的神情收斂了許多。

「胡老，你決定吧。」

此話一出，所有人看向了胡老。

胡老深深地望著溫子然，心忖自己的好友如果看到兒子終於開竅了，應該也會非常欣慰吧？只是他還有機會看到嗎？

懷著滿心的感慨，胡老半試探地道：「小子，你若是真的想通了，我只能說至少老溫心裡不那麼遺憾了，但這不代表你就真的能接下老溫的重擔，甚至……青出於藍。要知道你的父親在咱們這行可是大師級的人物，要超越他太難太難了。」

「我知道，他是我父親，我如何不知道他的高明？」溫子然苦笑了一下，眼神中的堅定沒有絲毫改變。「即使如此，我也不會放棄。就像你們覺得我求取功名太傻，但沒試過就放棄不是我的風格，所以我努力了十幾年，可惜我今日終於清楚自己不是那塊料。而造船這一行我沒試過，困難度也不會比取功名來得低，但我一定要試，一定要努力，就算失敗，就算再怎麼努力也比不上父親，至少我對得起溫家的列祖列宗，可以抬著頭說，我盡力了。」

這一席話說服了所有人，站在他身邊的應歡歡看著他的目光更是帶著某種不明的情感，只是溫子然一心撲在造船廠上，一點都沒注意到。

胡老有感於他的認真，在心頭掙扎了一番後，終是幽幽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好吧！我就給你一個機會。這一行手藝固然重要，但天賦也是不可或缺，現下在這裡的每個人都對你有成見，你想要說服他們，就得要證明你有天賦。我給你一個考驗，你必須靠自己，在半年內造出一艘可以在河上航行的小船，記得，我要的是船，不是筏也不是浮木，你若隨便拿一塊木頭在河上漂來漂去，那麼你永遠也上不了檯面，更別說想在造船這一行出人頭地！」

「好！胡老，我答應你，半年後，我會讓你看到我的成績！」溫子然大喜。對他而言，怕的不是條件太難，而是沒有機會。

應歡歡也替他高興，方才溫子然被一群人諷刺嘲笑時，她很想替他出頭，費了好大的勁才忍下來。「太好了！書呆子，我會站在你這邊的，需要什麼儘管告訴我，我一定要看這些人驚得下巴都掉下來的樣子。」

相較於其他人，小白仍是心有不甘，不酸個兩句總覺得渾身不舒服。「哼哼，半年內造出一艘船？還以為自己真的是天才呢，我小白進造船廠一年都還造不出一艘像樣的船，我看你是辦不到的……」

應歡歡白了他一眼，惡狠狠地道：「你這傢伙叫小白是吧？我跟你打個賭，半年後，溫子然一定能造出一艘可以航行的船！你敢跟我賭嗎？」

「有什麼不敢的？」小白嗤笑。

「好，若溫子然成功了，你就必須在他身邊當一年的跟班，你敢不敢？」應歡歡目光直勾勾瞪視著小白，不讓他有逃避的機會。

小白一聽這賭注，頓時有點遲疑，但眾目睽睽之下，礙於男人的面子，他只能硬著頭皮答道：「……賭了！」

在被賦予了一場考驗，還加掛一個賭注的情況下，溫子然與應歡歡離開了溫家造船廠。

溫子然看著喜孜孜的應歡歡，不由心有所感，這丫頭雖然老愛黏著他，不過該派上用場的時候，倒是一點都不含糊。

「歡歡，雖然我不知道妳對我的信心從何而來，不過謝了。」如果沒有她，他連造船廠在哪裡都不知道，既然承了她的情，總是要表達感謝。

「欸，咱們都幾年的朋友了，那麼見外做什麼？」應歡歡拍了他一下，內心卻因為他的話而喜悅。

溫子然話鋒一轉，提起了一件他一直納悶不已的事，「這可是牽扯到了妳和小白的賭注，若是妳贏了，小白在我身邊當一年的跟班自然沒話說，但是妳有沒有想過，若是我半年內沒有造出一艘船，到時妳怎麼辦？」

「有什麼好怎麼辦的？你如果贏了，小白當你一年跟班，若是你輸了，當然是你在她身邊當一年的跟班啊！」應歡歡笑了起來，勝券在握地瞥了他一眼，她可沒那麼傻，打個賭還把自己繞進去。

「……」溫子然頓時啞口無言。

「這也是一種激勵嘛，放心，我對你很有信心的！哈哈哈……」

第 2 章

溫子然雖不是第一次進入溫重光的工作坊中，但是隔了這麼多年再一次看到這麼多工具，仍然覺得眼花撩亂。

應歡歡倒是習慣了，過去她常常送各式點心來給溫子然，怕這個書呆子看書看到忘了用膳，遇到溫重光在府裡時也會過來和他閒聊兩句，學一點技術，這間小工作坊她進來過無數次，自然也看過溫重光如何使用這些工具。

溫子然摸了摸桌上的斧，閉上眼消化了一下造船宗師系統關於這項工具的描述及應用—

斧是製船木工時最一開始使用的工具，無論木材削邊或鑿榫眼都相當便利，其斧身還可以拿來做錘……

覺得吸收得差不多後，溫子然驀地張開眼睛，就想試驗一下。

待他拿起斧，抓起了一塊廢木材就要劈下去時，應歡歡急急忙忙喊道：「等一下！你這姿勢，一斧子下去是想砍了自己的手嗎？」她一臉驚恐，有看過自殘的，但自殘得這麼乾脆俐落倒是少見。

她搶過他手上的斧，學著過去溫重光的動作，喃喃地說道：「你這把是單刃斧，適合砍不適合劈，而且因為輕巧，直劈的效果最好，看你是要平砍還是立砍，總之木頭要固定，而不是像你那樣懸在半空中；而且注意一定要順著木紋，才能順利砍下，我看溫伯父一開始都是輕砍，確定了位置之後再加大力氣……」

她回想著溫重光曾說過的話及教授過的一點小技巧，把廢木材固定在地，輕巧的劈了幾斧，果然那廢木材就被劈下了一大片，且邊緣整齊正直，雖然動作不是很熟練，但比起溫子然不知道要好了多少。

溫子然看著她的動作若有所思，又拿起了一把鋸。根據系統之中對於鋸的形容，除了大中小鋸，還有粗鋸細鋸，繞鋸繩鋸、側鋸板鋸……等等，自己手上的這把應該是大鋸，功能是用來將大的木料鋸小。

他又推敲了一會兒，這次很有信心的拿起了鋸，就要對著桌面上另一塊大一點的木材鋸下時，應歡歡又哭笑不得地開口了。

「你這是要連桌子一起鋸了嗎？這麼大的鋸子，你該把木頭先拿到地下的鋸架上，用腳固定，這樣彎身下去的角度才會剛好。使鋸時推重撓輕，鋸開越多速度就要越慢，而且務必要一次鋸完，可別留個皮再用手掰開，那你之前鋸的基本上就白費了……」

「妳怎麼懂這麼多？」溫子然終於忍不住問了。

應歡歡翻了個白眼。「你只要平時跟溫伯父多聊兩句，這些基本常識你會知道的比我還多！真是的，我祖母來都做得比你好！」

「那叫妳祖母來啊。」溫子然認真地回答。

應歡歡頓時無語，只能氣呼呼地瞪著他。

瞧她像隻刺蝟一般，溫子然不知為什麼覺得一陣好笑，也的確輕笑出聲，胸口那一股滯悶之氣也隨之帶出，背上的沉重負擔頓時減輕了一些。

他承認，剛開始自己就被難倒了，系統裡的知識雖然足夠，但如果有一個現成的工匠手把手的教導，遠比自己瞎子摸象來得快，否則他光學劈木頭半年就過去了，遑論造出一艘船。

「看來，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。」他長吁了一口氣，看著滿屋子的工具，但眼中的信心並未消失，反而燃燒得更旺盛。「我不相信我會這樣就被難倒！」

而且在她面前，他怎麼都不想丟臉。

應歡歡欣賞的就是他這種百折不撓的勇氣，如果他這時候開始傷春悲秋的抱怨，那就不是她喜歡的溫子然了。

「我想，你應該從鍛鍊自己的體能開始，我看你連拿斧都吃力，這樣如何應付造一艘船所要耗費的體力？」她瞄著他瘦弱的身形，刻意噴噴兩聲，搖了搖頭。

溫子然果然中招，胸口一挺，「再怎麼樣，男人的胸膛都比妳們女人雄壯……」一瞄到了她的胸，他接下來的話頓時卡在喉頭，什麼都說不出來。

這丫頭的身材什麼時候發育得這麼好了？就這個角度而言，他突然覺得自己輸很大……

應歡歡注意到了他的視線，頓時臉一熱，跺了下腳，側過身去不讓他看。「溫子然！臭書呆！你眼睛在看哪裡？你雄壯……雄壯個鬼啦！」

「確實沒有妳雄壯。」他甘拜下風。

「你……」應歡歡忍不住踢了他一腳，氣呼呼地離開了，只不過背對著他時，她臉紅得猶如夕照晚霞。

他，意識到她是個女人了嗎？

可惜，溫子然雖然覺得有些異樣，卻沒有多加深思，更沒有往「喜歡」的方向想，他只是不斷思索著，在工藝方面的知識技術不及她就算了，居然連胸都輸她，叫他這個大男人情何以堪？

沒有人知道，未來的造船宗師，真正致力投身於造船這一行最初的激勵，竟然是因為一個女人的胸部……

想要拿得動、拿得好、拿得久那些造船的工具，首要之務便是鍛鍊自己，可是鍛鍊這回事該從哪裡開始，溫子然卻是一籌莫展。

他過去讀的書裡，教他的都是聖賢之道，可沒有什麼武功祕笈來提升他的體力，所以當他找遍了書櫃只找到一本太極拳要訣時，臉都要扭歪了。

這種慢吞吞的拳要拿來鍛鍊體魄，別說半年，給他十年都不見得辦得到。

他也知道自己不需要練得五大三粗、力拔千鈞，但至少使用那些工具時要能得心應手才行，而太極拳顯然緩不濟急。

正想著出府去尋找更多資源時，應歡歡突然又冒了出來，笑嘻嘻地看著他略顯煩惱的俊臉。

「我就知道你這傢伙會這樣，看我幫你帶了什麼來？」她神祕兮兮地賣了個關子。

「什麼？」溫子然茫然不解。

應歡歡手一拍，後頭跟著的奴僕們將一樣樣的東西搬進了溫家的院子，看得他有些莫名其妙。

沙袋、石鎖……甚至連流星錘都搬來了一副，溫子然壓根不懂這些東西跟造船有什麼關係。

應歡歡指著最後搬進來的流星錘，笑道：「嘿嘿，不要懷疑，這東西呢是所有兵器裡最重的，我特地向師傅借來，等到你能舉重若輕地舉起流星錘，那麼你的體能應該也練得差不多了。」

「師傅？」溫子然問道。

「是啊！」應歡歡身後站出了一名年約四十，體格魁梧的壯漢。「這位是吳師傅。書呆子我告訴你，這練身體要是自己瞎練，很容易造成內傷並留下病根，到老了你就知道後悔，所以我特地找來了武館的吳師傅，他會替你量身打造一套鍛鍊身體的方法，讓你更快達到目標！」

這番心意重重的擊在了溫子然的心頭，這丫頭真的管很多、管很寬，但無不管到了重點上，她總是知道他最需要什麼，有這樣一個青梅竹馬，他真不知道自己應該感恩還是感慨。

可嘆溫子然把應歡歡有多麼的善良熱心、急公好義等等都想了一遍，偏偏就是想不到她對他如此用心是因為男女之情。

不曉得溫子然的想法，見他直勾勾地盯著自己，應歡歡羞澀了。她不可能當著他的面承認自己做這一切都是出自於對他的愛慕，只能支支吾吾地解釋道：「……你幹麼那樣看我？你、你可別又說我多管閒事，我是為了你好，咱們好歹做了十幾年鄰居，換成別人才懶得管……」

「謝謝。」他突然出聲。

「什麼？」應歡歡所有的話都戛然而止。

這傢伙太有禮貌，讓她好不習慣，最近他說謝謝的次數，簡直比過去所有時間加起來都來得多，尤其又是這麼正經八百的道謝。

「我說謝謝。」溫子然又說了一次。

「……真不像你會說的話，這麼有禮貌的溫子然太詭異了。」應歡歡的眼神很是困惑。

「難道我以前很沒有禮貌嗎？」溫子然沒好氣地道。

「你才知道？」她只差沒翻記白眼。

兩人的鬥嘴在吳師傅眼中看來就是打情罵俏，不過他是來辦正事的，可沒心情和他們磨蹭，於是他自動開口打斷了兩人。

「好了，溫少爺，時間寶貴，既然應姑娘請了我來，我們這就開始吧！」吳師傅廢話不多說，將負重沙袋一個個綁在溫子然身上。「首先，先背著這些跑院子三圈吧。以後天天都要這麼做，慢慢增加圈數，這是學習維持體力的方法，以後不管你要扛重物、持續的勞動，都會有很好的基礎……」

隨著身上的負荷加重，溫子然臉色有些變了，可是他卻沒有說話，默默地任吳師傅動作。

「這只是剛開始而已，以後還要加更多。」吳師傅在他雙手雙腳和身體都綁好沙袋後，輕輕在他背上一拍。「去吧！」

然而，他認為只是輕輕一拍，在溫子然的感受中卻覺得自己中了一掌，身上的重量令他啪的一聲往前倒，還跌得端端正正，因為他的四肢被沙袋限制住，連掙扎的餘地都沒有。

在地上揚起沙塵的同時，應歡歡與吳師傅也傻眼了，連忙將溫子然身上的東西都拆下來，把他扶了起來。

吳師傅面有難色地道：「看來沙袋負重的體能鍛鍊，所需的重量只能靠溫少爺你自己慢慢摸索了，切記量力而為，可別好高騖遠。我再教你下一種提升力量的方法，聽說你是個船匠，要使用那些斧啊槌的，手裡沒兩把力氣可不行。」

他選了一支石鎖，那石鎖大概有他腦袋那麼大，卻被他一手輕而易舉地提了起來。「這石鎖呢，舉起時吸氣，放下時緩緩吐氣，先舉到你能承受的程度，再慢慢抬頭，直至越過頭頂……」

他又詳細說明了一次注意事項後，將石鎖交到了溫子然的手上。「來，你試試……」

然而，石鎖才到溫子然手上，馬上又聽到砰的一聲，這次是石鎖落在了地上，連帶將溫子然拖倒。

方才他是背朝上來了個五體投地，這次他是面朝天跌了個四仰八叉，讓他尷尬又痛楚的表情一覽無遺。

再一次，吳師傅與應歡歡同時傻眼，又急急忙忙一個搬走石鎖，另一個將他扶起，這回吳師傅有些無言了，無奈地轉向了應歡歡。

「應姑娘，這溫公子的體力，好像比妳形容的還要更慘烈一點啊……」

應歡歡苦笑。「吳師傅，他以前只知道讀書，哪裡會注意到鍛鍊身體呢？一開始總是比較辛苦，不過之後會越來越好的。」

「開始越弱小，後面要付出的努力就越大……」吳師傅搖搖頭，「要是換成我，應該會選擇放棄，這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練起來的……」

「我可以。」一直默然無語的溫子然突然開口。

應歡歡和吳師傅看了過去，不知什麼時候，他自己又把負重沙袋綁在身上，那神情是前所未有的認真，讓兩個人都沉默了下來。

「你們相信我，我可以。」

說完，溫子然邁開了腳步，吃力的開始往前走，由他咬牙切齒的表情，可以看出做這些動作花了他多大的力氣，但他卻連吭都沒有吭一聲。

應歡歡看得心都酸了，為了一個夢想，為了一個執念，他要付出的將會比想像中多出太多，可是他不怕丟臉，不怕出醜，只怕別人不給他機會，因為這是他必須做的。

而她什麼忙都幫不了，只能在旁默默的看，為他鼓勵。

要是平常的她，一定會好好嘲笑他一番，可是這一次她笑不出來，她甚至不允許自己笑，因為她知道他正在受的苦究竟是為了什麼。

吳師傅也極為動容，這溫公子的體弱雖然超乎他的想像，但意志之堅強更是出乎他的意料。看完溫子然走完一圈又一圈，流的汗將衣服全浸濕了，中途好幾次都差點跌倒，又被他撐了過去……

末了，吳師傅終是吐出了一直屏住的那口氣。

「這位溫公子不簡單，他或許不是學武之材，卻有顆學武之心。」他神情凝重地道。

「你也覺得他一定會成功的，對吧？」應歡歡打起精神，溫子然如此努力，她要對他更有信心才是。

「當然！」吳師傅點了點頭，但隨即臉色大變，「不過……」

「不過什麼？」瞧他的神情不對，應歡歡緊張地問。

吳師傅指了指遠處再一次跌得四仰八叉的溫子然，一臉的哭笑不得。「我們還是先把他扶起來再說吧。」

「胡老，那傢伙又來了！」

造船廠內，正刨著船板的小白看著大刺刺站在門邊的人影，大為不悅地放下了手上的刨刀。

「我去趕他走！」小白說完，便要起身趕人。

「專心做你的事！」胡老瞪了他一眼，也環視了一圈蠢蠢欲動的眾人。「你們也一樣，該做什麼做什麼去，被看一下會死嗎？」

「胡老，但他顯然不是看而已，他在偷師啊！」小白咬牙說道，這才是最令人不爽的部分。

胡老放下了手上的槌，慢悠悠地看著他。「你們這群人的手藝，哪個不是偷師來的？而且偷的還是人家溫子然他老爹的師！至少人家光明正大的站在那兒，告訴你他來學手藝，能學到多少那是他的本事，難不成你們還心虛，覺得被看幾眼就會輸給他？」

「我不想讓他學不成？」小白嗤之以鼻地道。

「別忘了，他姓溫。」胡老淡淡地道，簡單一句話便壓制住了那些心存抵觸的人。

沒錯，這裡是溫家的造船廠，這裡的人包含胡老，可以說都是溫重光的學徒，今日若是溫重光仍在，溫子然回心轉意想學造船，溫重光絕對大開廠門，循序漸進的讓兒子至每個環節學習。

然而由於溫重光被擄，他們居然聯合起來拒絕溫子然接下家業，其實已經算是過分了，如果連看都不讓人看，那就真的淪為下作了。

眾人聽了胡老的話，也默默地回去做自己的事。其實在胡老幾次的勸諫，以及溫子然表現出的誠心與毅力後，大部分曾對他有意見的人都認同了他，只有少數如小白這般血氣方剛的青年仍然感到不服氣罷了。

每個人都知道，溫子然每日天未亮就起床鍛鍊，原本他只是在院子裡負重跑，現在他居然換到了運河邊跑，而且身上的重量越負越重。

外面的人看到他的不明舉動都笑他傻，但他們這些船廠裡的人都知道，要做這樣的傻事得花多少精力、多少努力。

才兩個月的時間，溫子然由一個白皙瘦弱的讀書人變成了黝黑又精神的男子，雖然還是瘦，卻不再給人那種一擊就倒的感覺。

而他們不知道的是，每日來偷完師，溫子然就會回到府裡，結合宗師系統的知識，開始學習造船工具的使用。現在的他已經不會在敲釘子時敲到自己的手，也不會讓刨出來的木屑刺進皮膚。

而從船廠回到溫府的這段距離，他會重新綁上負重的沙袋一路跑回家。現在這樣的負重對他來說已經不是問題，那些石鎖他也勉強可以舉起來，雖然流星錘對他來說仍是跨不過去的障礙，但至少能夠微微拖得動了。

對一個文弱書生來說，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有這樣大的進步，已經算得上驚人了。

他唯一比較苦惱的是這巨大的勞動力讓人餓得快，但溫家經過上次的禍事，奴僕大多都跑光了，剩下的都是些年紀大的老奴，偶爾做些灑掃庭院的事已經很不錯了，溫子然也不好讓他們太過勞累。

回到府裡脫掉負重，一踏進正廳，溫子然毫無意外的看到了應歡歡坐在裡頭，桌子上擺滿了豐盛的餐食，肉類、青菜等一應俱全。

溫府裡的老奴僕對應歡歡其實是感激的，因為他們老了，無法照顧溫子然，是她代替大家將溫子然照顧得很好。只可惜溫子然本人似乎還懵懵懂懂，不知道她為他付出了多少，看得那些老奴僕都急了。

溫子然二話不說，坐下接過應歡歡遞來的一大碗飯，狼吞虎嚥地吃了起來，應歡歡看他那副餓死鬼的吃相，忍不住笑了起來。

「喂，書呆，脫下你的衣服。」

聞言，溫子然一口肉卡在喉嚨裡，差點沒噎死，他一邊狂咳，一邊拉緊自己的衣襟。
「妳……妳想幹什麼？」

應歡歡氣到發笑，狠狠地敲了他的頭。「你是讀書讀壞腦袋了是嗎？我能對你幹麼？你天天把自己弄得遍體鱗傷，除了幫你上藥，我還能幹麼？」

溫子然舒了一口氣，這才慢吞吞地把自己的衣服脫下來。

應歡歡看到他一身的傷痕時，心頭忍不住抽痛，可是當他露出身上那練得越發精實的身材時，又感到心口悸動。

他原本就瘦，再加上她瘋狂的替他進補，要練出精壯的身材倒不是很困難，不過看在應歡歡這個傾慕他已久的人眼中，這不只是他努力的成果，更是男人味的象徵。

意會到他的轉變之後，應歡歡上藥的纖手都有點抖了，當她的手終於忍不住摸了一下他結實的胸膛時，溫子然悶哼了一聲，用著熱烈的目光直視著她。

應歡歡閃電般縮回了手，嬌羞地等著他的反應。他……這是感覺到他們之間的曖昧了嗎？

想不到，溫子然只是很冷靜地開口道：「有點痛。」

「什麼？」應歡歡一呆。

「今天早上不小心撞了一下，被妳摸到才知道會痛。」溫子然說完，便收回了目光，繼續埋頭苦吃。

什麼嘛！她、她還以為他終於開竅了……應歡歡越想越不甘心，不由得惱羞成怒，用力的往他胸膛一拍。

「哼！痛死你好！」說完，她氣得轉頭就走，不想再理會這個不解風情的呆頭鵝。

溫子然痛叫一聲，莫名其妙的看著她離開，不知道自己到底哪裡又得罪了她，明明是她弄痛他，為什麼生氣的還是她？

女人，比造船術還難懂啊！

三個月過去了，應歡歡每日往溫家跑，跑得自家父親大人都頗有微詞了，可是她仍樂此不疲。

只要能看到溫子然，她愉悅的心情就能持續一整天，雖然他毫無情趣可言，但她就是喜歡和他在一起，就算多說一句話都是好的。

那種甜甜的感覺，就像她最愛的涼糕一樣，一口吃下去有著糖蜜的香氣，涼爽感會讓人通體舒暢，吃了還想再吃……不過遇到溫子然這種木頭，偶爾也是會噎到就是。

由於應歡歡來的時間幾乎都是用膳的時候，明裡暗裡替溫子然補身子，加上父親應仁蔚不喜歡她在溫家待太久，所以溫子然對於造船的練習進度，她事實上並不那麼清楚。

如今時間只剩一半，她都替他緊張起來了，顧不得父親知道了又要生氣，她溜進了溫家，想提醒溫子然注意時間，免得到時候真成了小白的跟班。

然而當她遠遠的看著溫子然赤裸著上身，站在陽光下持槌釘木板時，她忍不住停下了腳步，瞇眼細看。流淌在他胸膛上的汗水反光粼粼，顯得十分耀眼；而他結實的手臂一下又一下，準確無誤地將四角釘整齊地釘進了木板之中，這別說他一個新手，就算是老手都不一定有這麼精準。

釘好一塊板子後，她看他又拿起了斧開始劈柴。他拿院子裡的柴火來練習，一出手就是俐落的一斧兩斷，而且劈出來的柴火幾乎是同樣粗細，沒有什麼可挑剔的地方。

再來是鋸，然後是鑿……雖然溫子然動作並不快，但勝在流暢，足見他在這上面真的下了很多功夫。

想想他三個月前，連工具該怎麼使用都不清楚，卻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，這是誰都想像不到的。包括一向對他極有信心的應歡歡，看到他居然真的能做到這一步，她感動地眼淚都快掉下來。

突然間，溫子然正在勞動的身子停了下來，接著他雄龐一震，閉上了眼呆站在原地。

應歡歡莫名其妙的靠了過去，想不到溫子然眼睛猛地一睜，滿臉喜悅地望著她，在她還沒來得及反應時一把抱住了她，欣喜若狂的旋轉了起來。

原來，方才溫子然練習時，腦子裡的造船宗師系統通知他第一階段已經大成，正式開啟了第二階段。

而進階後的系統，教的是船的基本式樣及製造，也就是說如果熟悉了這個階段，他很快就能自己造出一艘船來！

半年的賭注，賭的其實是他的人生，而今他終於看到一絲曙光了！

被他抱著的應歡歡整張臉都紅了，不敢相信他居然如此大膽，竟然在未著上衣的情況下抱住她？！

終於，溫子然放下了她，喜悅溢滿眉梢，直勾勾地望著她。

「你……」應歡歡覺得自己渾身都軟了，她從來不曉得自己也有這般嬌弱的時候，原來被他擁抱著是這種感覺。

他一直看著她做什麼？要吻她了嗎？

終於，溫子然動了，但他卻是冷不防放開了她，接著開心地仰頭大叫，「太好了！我終於可以試著自己造一艘船了！」

應歡歡失去了他的支撐，腿一軟，居然就這麼跌倒在地，一下子爬不起來，也沒聽清他在鬼吼鬼叫什麼。

溫子然興奮地握著拳朝天空揮舞了一陣，接著才想起了應歡歡怎麼這麼久沒有回應，低頭一看，卻看到她以奇怪的姿勢倒在了地上。

「歡歡，妳在地上做什麼？」溫子然納悶地問。

她在地上做什麼？她會在地上還不是他害的，他居然一臉無辜，還問她在做什麼？

應歡歡握緊了拳頭，氣得大罵。「你這渾球！不會扶我起來嗎？」

溫子然不明所以地扶她起來，在她發飆之前喜孜孜地說道：「歡歡，我可以開始試著造船了！」

原本火冒三丈的應歡歡被這個消息衝擊了一下，一時間忘了生氣。「你會造船了？」

「我是說，我可以開始嘗試了。」他指了指自己的腦袋，「所有的知識都在這裡面，這一次我很有信心，一定能造出一艘讓胡老滿意的船！」

「那跟我有什麼關係？」應歡歡沉下了臉，她還沒報他剛才的一摔之仇呢！

想不到，溫子然的下一句話成功的讓應歡歡鬆開了她的小拳頭。

「當然有，我若成功造出了船，妳一定要當第一個搭乘的人！」

「你……」應歡歡有些動容地望著他，「你為什麼……」

他，人生第一次造船，對他來說絕對是意義非凡的，他居然希望她是第一位搭乘的人？

這是否可以解釋，她在他心中也是不一般的呢？

溫子然難得用著溫柔的目光看著她，感性地道：「妳對我的付出，其實我都知道……」

應歡歡芳心一動，覺得自己的心臟快要跳出來，「你真的知道？」

「這陣子我的吃喝都靠妳，府裡的下人也都有賴妳打點，甚至身上的傷藥都是妳帶過來的。我欠妳的錢可多了，所以雖然我造出的第一艘船不會太好，但多少值點錢吧，我先還一點，過不久，我一定會好好報答妳。」溫子然認真地道，他可不是不知感恩的人。

聽著他的話，應歡歡的表情從驚喜慢慢變成了驚愕。他的神態、他的言語，讓她誤以為兩人終於心心相印，差點就要撲倒他了，結果這個王八蛋居然說，他欠她的錢一定會還？

她究竟是為什麼愛了他這麼多年，到現在還沒氣死？！

應歡歡忍不住又朝他胸口揮了一拳，接著轉頭大踏步離去，要再不走，她無法保證會不會當場宰了他！

一臉莫名其妙的溫子然齜牙咧嘴的撫著胸口，一面無辜地喃喃自語道：「老是這麼兇，以後嫁不出去怎麼辦？女人的心情怎麼會變來變去的，真令人費解……」